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六

唐 隴西 牛僧孺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劉諷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下
憇忽有四女郎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閑步徐徐
至中軒迴命青衣曰紫綬取西堂花茵來兼屈
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隣翹翹小娘子并將

濫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行彈琴詠
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

不足迴避耳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

國於是紫綬鋪花茵于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設

犀角酒罇象牙杓緣屬

九例反
擅類

花毯白琉璃盞

醪醴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

一女郎爲明府一女郎爲錄事明府女郎舉觴

澆酒曰願三姨婆壽等祇果山六姨姨與三姨

婆壽等劉姨夫得太山府君糺判官翹翹小娘

子嫁得諸餘國太子濫奴便作諸餘國宰相某

三四女伴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

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素望足矣一

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錄事獨下

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溫茂何故不

與他五道主使空稱糺判官怕六姨姨不歡深

喫一盞蔡家娘子卽持盃曰誠知被罰道緣劉

姨夫年老眼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大
神伯公事飲亦何事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
女郎起傳口令仍袖一翠簪急說須傳翠簪翠
簪過令不通卽罰令曰鸞腦老頭腦好好頭腦
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紫綬下坐使說令紫綬素
吃訥令至但稱鸞鸞女郎皆笑曰昔賀若弼美
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
三更後皆彈琴擊筑齊唱迭和歌曰明月清風

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
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
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卷千條入
又歌曰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
篁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統縞續紛翠眉紅粧王
歡顧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咎歌竟亦
是四更卽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
拜曰婆提王屈娘子使請娘子速來女郎等皆

起而受命却傳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
此既蒙王呼喚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
諷因大聲噓咳視庭中無復一物明且諦視之
拾得翠釵數箇將出示人更不知是何物也

董慎

隋大業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
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起犯顏而諫之雖加
誚責亦不懼必俟刑正而後退嘗因事暇偶歸

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爲
錄事知之乎因出懷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稱
茂實案牘精鍊將平疑獄必俟良能權差知右
曹錄事卽處分明及後署曰倨慎謂使者曰府
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使者曰
錄事勿言到府卽知矣因持大布囊內慎於中
負之趨出兖州郭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慎
兩目慎目既無所覩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

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諾趨入府君曰所
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泄
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使一范
慎追一董慎取左曹布囊盛一右曹錄事可謂
能防慎矣便令寫出挾去目泥便賜有縑衫魚
須笏豹皮靴之甚斑駁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
令坐曰藉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閩州司馬令
狐寔等六人寔無間獄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

夫人二等親准令遞減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
二十人引例喧訟紛紜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
曹天曹以爲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余恐後
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媸而
人不怨者以其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
恩貸姦慝然慎一胥吏爾素無文字雖知不可
終語無條貫當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雋拔足
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頃審通至曰此

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爲辭卽補充
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
卽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
貸是恣姦行令狐寔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翥
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倘開遞減之科實失公家
之論請依前付無間獄仍錄狀申天曹者卽有
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持文狀
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

議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
章昭然何有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
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懲謫府君可罰不衣紫
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者府君大怒審通曰君
爲判辭使我受譴卽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
耳遂無聞審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則甘罪
再罰府君曰君爲我去罪卽更與君一耳審通
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以無親若使奉主何由得

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偽喪真太古以前人
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
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
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閱實
用得平均令狐寔等並請依正法仍錄申天曹
者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復有天符來曰再省所
申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
耆並正法處置者府君悅卽謂審通曰非君不

可以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
擘之爲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
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
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
二十一年矣卽促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
布囊各送至宅歛如寫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
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
卒審通數日額角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

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
秀才亦呼爲鷄冠秀才者慎初見府君稱隣後
方知偕乃隣字也

袁洪兒誇郎

陳朱崖太守袁洪兒小名誇郎年二十生來性
好書樂靜別處一院頗能玄言嘗野見翠翠鳥
命羅得之袁甚好玩清夜月明徹燭長吟露濕
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忽失翠翠鳥所在見一雙

鬟婢子立在其左曰袁郎此篇甚爲佳妙然未
知我二十七郎封郎能押劇韻又爲三言四言
詩一句開口一句合口詠春詩曰花落也蛺蝶
舞人何多疾吁足憂譬如劇韻押法之詩有一
二百首不能盡記得誇郎甚異之曰汝是誰家
青衣乃得至此且汝封郎吾可屈致之乎婢子
曰某王家二十七郎子從嫁本名翡翠偶因化
身遊行使爲袁郎子羅得封郎去此不遠但具

主人之禮少頃封郎卽至誇郎乃命酒具茶器
未移翡翠至曰封郎在門外出見一少年可二
十餘言辭溫雅風流爽邁揖讓登席博論子史
自哺竟夕賓主相得誇郎曰足下高居當垂見
喻封郎曰平仲來日當有蔬饌奉邀然非僕本
居贅于瑯琊耳再三殷勤而別及明日辰後有
小童前拜曰封郎使歸兒送書令從二郎引路
啓書讀曰佳辰氣茂思得良會駐足層臺企俟

光儀唯足下但東馳耳誇郎卽策馬從之可行
十里忽見泉石瑩徹異花駢植賓館宏敞窮極
瑰寶門懸青綃幕下宛一尺餘皆斐獸炭誇郎
與封郎相見方顧異之平仲回叱一小童曰捧
筆奴早令汝煎火浣幕何故客至猶未畢但令
去火而幕色尤鮮坐未幾又有四人出宅皆風
雅士也封生曰主人王二兄三兄四兄六郎子
其名曰準曰推曰維曰淮誇郎相見坐訖卽有

六青衣皆有殊色悉衣珠翠捧方丈盤至珍羞
萬品中有珍異無不殫盡王淮曰有少家樂請
此奉娛卽有女娃十餘人並出別有胡優咬指
翹足一時拜員外資次卽爲給舍淮指一妓曰
石崇妾仙娥娘也名稱亞於綠珠於是絲竹並
作鏗鏘清亮日晚王氏昆弟醉寢封生謂誇郎
曰此亦足爲富貴然丈人爲太守當不以此盛
誇郎曰不以鄙賤願陪行末不審何以致之封

生曰君誠能結同心僕便請爲行人拙室有姨
美淑善音請袁君思之誇郎曰但恐龍門下難
爲魚耳封生因入白王氏尊長卽出曰允矣明
日吉便爲迎日誇郎大悅許之明日王氏昆弟
方陳設於堂下茵榻帷帳赫然眩目及誇郎入
簾下有女郎曰袁郎行動趨踰猶似把書入學
時又老青衣過誇郎拜謝訖目之卽又笑曰禽
罪無乳久矣袁郎何用目之將暮儂樂皆至有

青衣持■催妝詩誇郎下筆賦詩曰好花本自有春暉不偶紅粧亂玉姿若用何郎面上粉任將多少借光儀其餘吉禮無不畢備篇詠甚多而不悉記得唯憶得詠花扇詩曰圓扇畫方新金花照錦茵那言燈下見更值月中人誇郎妻殊麗絕國舉止閑雅小名曰從從正名携第二十七儀質亦得類娣娣辯捷善戲謔贈袁郎詩曰人家女美大須愁往往醜郎門外求昨日金

剛脚下見今朝何得此間遊及後班坐桐陰封平仲鼓琴顧謂誇郎曰姨夫豈無一言相贈誇郎卽賦詩曰寶匣開玉琴高梧遺煩暑商絃一以發白雲飄然舉何必蒼梧東激琴懷怨浦誇郎日恣飲嗟遂無歸思忽覺妻皆慘然又飾行裝誇郎問封生封生曰丈人晉侍中王濟也久爲陰道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若足下以賢尊在此不能俱往則當從此有終天之別其妻鳴

咽涕流曰君本自殊途不期與會致今日之別亦封郎二兄之過遂聞外人呼聲走出迴顧已蒼然不復見一物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及至數月猶惆恍往往奔至前所別無所見復涕泣而返終歲乃如故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六

終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七

唐 隴西 牛僧孺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張左

前進士張左嘗爲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茸囊顏甚悅澤旨趣非凡叟自斜徑合路左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於再三叟忽怒叱曰年

少子乃敢相通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以問所
從來左遜謝曰向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
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唾
吾潦倒欲噓吾釋志耳遂鞭乘促走左亦撲馬
趨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左方疲貫取酒
將飲試就請曰單醪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
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飲訖左覘其色悅徐請
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然非所敢

望叟曰吾所見梁陳隋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
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
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爲歡十八從
燕公于謹征梁元帝於荊州陷大軍將旋夢青
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旣覺吾乃
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廻字
也人向主任字也豈子任乃壽也時留兵於江
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却詣占夢

者曰任卽合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生前梓潼
薛君胄也好服木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
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
泉石縈遶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酒酣暢大
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何無異人降止忽覺兩
耳中有車馬聲因頽然思寢纔至席遂有小車
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知
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

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
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
論君胄大駭曰吾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
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
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倘若有一國
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
無異不信盍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亡死生皆
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

花卉繁茂豐棟連接清泉翠竹縈遶香甸因捫
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瑰麗君胄
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側謂君胄
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
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翡翠簾帷
帳中間獨褰真伯身衣雲霞日月衣冠通天冠
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
一執犀如意二人皆拱手拜伏不敢仰視有高

冠長鬣絳紗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
百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此寔由冥合
况爾清乃躬誠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
右可王錄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
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
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
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麗異花
馥林塘登高一帳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

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卿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居處童子隨視亦不見因問諸隣人隣人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遂生於申家卽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已得至堯玄國然俗想未盡不可長生然汝由此壽千歲矣吾授汝符卽

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百餘歲然吾所見異事甚多並記鹿華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左不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此卷八事無非叟之所說其夕將明左略寢及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炭谷湫見之叟曰爲我致意于張君左遽尋之已復不見時貞元中

蕭志忠

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事宜羅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瘡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似聞谷窾有人聲初以爲盜賊將至則匍匐伏於枯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鞞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鴈駢匝百許步長人卽唱言曰余玄冥使

者奉北帝之命明晨臘日蕭使君當

順時

吹獵汝

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言訖羣獸皆俯伏

戰懼若請命者有老虎洎老麋皆屈膝白長人

言曰以某之命死亦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

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

救余使者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以帝命宣示汝

等刑名卽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爲計

然余聞東谷巖四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羣獸

皆輪轉歡叫使者卽東行羣獸畢從時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覘之旣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熟寢驚起見使者曰濶別旣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無配羣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生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老麋卽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役人必恤其饑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卽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知己喪偶又聞

索泉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妬忌黜若汝求得美女納之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醪醪賂之則風立生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媚緩絳州盧思由善釀醪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黃冠乃謂使者曰憶含質在仙都豈意千年爲獸身悒悒不得志聊爲述懷一章乃吟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崖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

身千載空山萬般皆然含質譴謫已滿惟有十
一日卽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別不無恨恨因
題數行於壁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書北
壁曰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巖含質謫下
中天被斑革六千甲子血食澗飲厠猿狖下濁
界景雲元祀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誦因密記
得之少頃老狐負美女至纔及笄歲紅袂拭目
殘粧妖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香氣芳烈巖
四兄卽以美女洎美酒瓶各內一囊中以朱書
二符取水喫之二囊卽飛去薪者懼其爲所見
卽尋路却迴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
君不復獵矣

李汭

漢中從事李汭言天寶中有士人尉於巴蜀纔
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
投止因與青城下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欲聘

納之計無所出謂其夫人曰貴諸侯妻何不盛
爲盤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致夫人甚
悅兼瓊因命衙官遍報五百里內女郎卽日會
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時已爲盧舅納之
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
左右百騎往收捕盧舅時方已兵騎遶宅四合
盧談笑自若殊不苦懷食訖謂尉妻曰兼瓊之
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卽當送素色衣

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騾出門兵騎前攬不
得徐徐而去追不及矣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
故青裙白衫子綠帔子緋羅縠絹素皆非世人
之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
兼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遶身美色倂射
不可正視坐皆攝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
卒紅壤立盡兼瓊大駭具狀錄奏聞帝問張果
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帝卽詔兼瓊

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惟草市藥肆常有二人日來買山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卽令衙官隨訪入山數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髯髮隱几危坐衙官隨入遂宣詔兼致兼瓊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子張果也因與兼瓊尅期至京師令先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纔至銀臺王老亦到帝召問張果猶在帝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遠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俟仙伯言耳因奏曰盧二舅卽太元夫人庫子因假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爲媵無何盜太元夫人衣服與着已受謫至重爲鬱單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留帝放還出後不知所在也

南嶺

廣漢守南嶺嘗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

督郵者姓崔忘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悞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

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次通辭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卽避大案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卽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迴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聽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留半日卽請却回青袍人令胥

史合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
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偕餞送再三勤款揮袂
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子病
七八日冥然無知神不識王愈纔得一日崔生
計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時崔生
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也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七

終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八

唐

隴西

牛僧孺

編

明

馮李

高承埏

較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劔門外忽見
四黃石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於籠負之以驢
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
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近甸良田別墅貨買

甚多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
酒馘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厠下坐適怒訴之
命蒼頭杖之皆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
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憶記乎盡
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於笈亦不覺笈中之窄
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馬逐之斯須
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却復昔日生計十餘
年却歸蜀到劔門又見前者老翁携所將妓妾

遊行嬪御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
失所在訪劔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
收餘有兩大橘如三四斗盃巴人異之卽令攀
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
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身僅尺餘談笑自若
剖開後亦不驚怖但與決勝賭訖一叟曰君輸

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
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
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
縞襪八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
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
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又一
叟曰僕饑矣當取龍根脯食之卽於袖中抽出一
草根方圓經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
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噉之化爲一
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
不知所在巴人相傳云百五十年以來如此似
在陳隋之間但不知指的年號耳

劉法師

貞元中華州雲臺觀有劉法師者鍊氣絕粒迨
二十年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面鰲瘦
來居未坐齋畢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顏

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余姓張名公弼住
蓮花峯東隅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請同往公
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住亦當無悶
法師遂隨公弼行三二十里援蘿攀葛纔有鳥
道經過崖谷險絕雖猿狖不能過也而公弼履
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壁削成
高直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逕濶數寸法師
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

問曰爲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門中有天地
日月公弼將入法師隨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謂
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
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劉法師也余久
交故請來此何見拒之深也又開門內公弼及
法師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飢君可豐食遺之其
人遂問法師便能住否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
取一盃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

師其味甚甘香飲畢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公弼
曰余昨云山中甚樂君盍爲戲令法師觀之其
人乃以水噀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
舞甚妙威鳳綵鸞各一對歌歌甚清頃之公弼
送法師回師却顧惟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
無所覩矣及去觀將近公弼乃辭法師至觀處
置事畢却尋公弼則步步險阻杳不可階法師
痛恨前者不在號天呌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

復至矣茲昭應縣尉薛公幹爲僧孺叔父言也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媪項瘦者初微若雞
卵漸巨如三四升瓶益積五年大如數斛之囊
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篪之響細而聽
之若合音律泠泠可辨積數年瘰外生小穴如
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微雨則穴中吐白烟霏
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

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
謂妻曰吾以迫衆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
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
死拆之亦死君當爲我決拆之看有何物俊朝
卽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癭中軒然有聲遂
四分拆裂有一大猴跳走騰踏而去卽以帛絮
裹之雖癭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
扣門曰吾乃昨日癭中走出之猴也本是老獼

猴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還往
常與覘船舫將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餼糧以
養孫息昨者太一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
螻蛄之領以匿性命雖外不相干然爲累亦甚
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
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俊朝因
留黃冠烹雞設食食訖貫酒欲飲黃冠因嚀喉
高歌又爲絲匏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旣而

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也

古元之

古元之不知何許人也嘗暴疾屍臥數日家以
爲死已而甦却生矣元之云當昏醉時忽如有
人沃冷水於體中仰見一衣冠絳裳霓帔儀容
甚偉顧元之曰吾乃古弼也是汝遠祖適欲至
和神國中無人擔囊侍從故來取汝卽令負一
大囊可重一鈞又與一竹杖長丈二餘令元之

乘騎隨後飛舉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
數山河愈遠歛然下地已至和神國其國無大
山山皆積碧珉石際生青彩籊籊異花珍果軟
草香媚好禽嘲啞山頂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
者三二百道原野無凡樹悉生百果及相思楠
榴之輩每果樹花卉俱發寶色鮮紅映翠葉於
香叢之下紛錯滿樹四時不改唯一歲一度暗
換花實葉等更生新嫩人不知覺田疇盡長大

瓠瓠中實以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粱所擬
人得足食不假耕種原隰滋茂穡穡不生一年
一度出絲絲樹枝幹悉纏繞五色絲纒人得隨
色織紵不假蠶杼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中
國二三月無蚊虻蟻虱蜂蝎蛇虺守宮蜈蚣
蛛蟻之虫又無鴟梟鷓鴣鴝鵒蝙蝠之禽又無
虎狼豺豹狐狸鷩駮之獸又無猫鼠猪犬擾害
之類其人長短妍媸皆等無有嗜慾愛憎之志

人生二男二女爲隣則世世爲婚姻笄年而嫁
十而娶人壽百二十中無夭折疾病瘡癩跛
躄之患百歲以下皆自記憶百歲已外皆不知
其壽幾何至壽盡則歿然無其所在雖親戚子
孫皆忘其人故常無憂感每日午時一食中間
惟食酒漿果實耳食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
無私積困倉餘糧棲畝要者取之無灌園鷹蔬
野菜皆足人食十畝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國人

日相携遊覽歌詠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嘗昏醉
人人有婢僕皆自然謹慎知人所要不煩役使
隨意屋室靡不壯麗其國六畜唯馬馴擾而
駿不用芻秣自食野草不近積聚人要乘則乘
乘訖而却放亦無主守其國千官皆足而仕宦
不自知其身之在仕雜於下人以無職事操斷
也雖有君主而君不自知爲君雜於千官以無
職事昇貶也又無迅雷風雨其風常微輕如煦

襲萬物不至木有鳴條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
夜津潤調暢不至地有淹流一國之人皆自相
親有如戚屬人各相惠多與無市易商販之輩
以不求利故也古弼旣到其國顧謂元之曰此
和神國也雖非神仙風俗不惡汝回當爲世人
言之吾旣至此廻卽別求人負囊不用汝矣因
以酒飲元之元之引滿數巡不覺沉醉冥然旣
而復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疎逸無宦情之意

遊行山水自號知和子竟不知其終也

盧公渙

黃門侍郎盧公渙爲明州刺史屬邑象山縣溪谷迥無人處有盜發墓者云初見車轍中有花磚因揭之知是古塚墓乃結十人於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尹允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卽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咒因齋戒禁之翌日

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一扇開有黃衣人出傳語曰漢征南將軍劉志名使來相聞某

生有征伐大勳及死勅令護葬又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懸財貨兩門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廳不瘞貨寶何必皆以神咒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却入門復合如初盜又誦咒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

傳語盜弗之兩扇欵關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解泐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黃門令覆視其墓其中門內有一石牀骷髏枕之水漂已半垂於牀下因却爲封兩門窒其隧路矣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八

終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九

唐隴西牛僧孺編

明橋李高承堦較

齊饒州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以妻方娠將赴調也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齊氏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

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則齊氏汗流洽背精神恍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於使君請居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復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强不從所請我一

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之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刀自

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者報韋
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計
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女人儀容行步酷
似齊氏乃援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
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
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乃
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不下馬過而
迴視之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

下馬視之真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
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
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爲
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
可以相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盡意韋
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鵲鵲翼墜比目半無單
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岐路湯火能入但生死
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

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
奇恠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趨謁若拜
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
擊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卽妾
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幸無忽
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哭曰今妾此身
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
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

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
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
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間忽不見韋收淚詣
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
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以候良
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
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
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

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爲梁朝
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
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况
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
言不顧而入韋隨入拜于牀前曰實訴深寃幸
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衆
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
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歇復拜言誠懇切先

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爲吾擊之
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羣擊痛不可堪韋執
笏拱立任其揮擊罷又前哀乞又敕其徒推
倒把脚拽出杖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
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
耳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爲妻
之寃甘心屈辱感君誠懇試爲檢尋因命入房
房中鋪一淨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

席坐定令韋跪于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廊里鬧喧一如會府又如北有小城城中樓殿筵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牀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寃左右曰近西通狀韋乃越近西廊又有授筆硯者乃爲訴詞韋問當衙者

曰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能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却回

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
付案勒迴案吏啓曰齊氏宅舍破壞迴無所歸
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隳修補不及王曰
必須放歸出門商量狀過頃復入曰唯有放生
魂去此外無計王曰魂與生人事有何異曰所
以有異者唯年滿當死之日病篤而無屍耳其
他並同王召韋曰生魂只有此異韋拜請之遂
令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旣出

其城若行崖谷足跌而墜開目卽復跪在案前
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
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
葬之到卽無咎也慎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將
不利於使君爾賢閣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
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爲生人不復
輕健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
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

施總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聽之而命其子以肩輿送焉見之益閱多方以問下言其實其夏醉葦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而得疾數月而卒葦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卽葦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吳全素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旣臥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貢院引榜來召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

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
有路濶二尺已來此外盡是深泥見丈夫婦人
摔之者攬倒者枷杻者鎖身者連裾者僮者道
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駢行者數百輩皆行泥
中獨全素行平路如數里入城郭見官府同列
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爲
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當
中設床八一人衣緋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

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體獄者付鑛獄者付
湯獄者付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
死見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
曰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履儒
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司案牘一一分
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
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郡戶籍到檢得吳全
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卒亦無官

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廻旣去卽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卽榮何況成名尚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任歸仍誠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以延遲卽天明矣引者受命卽與同行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旣出其城不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命甚薄天明卽歸不得不見判官之命乎我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卽無

慮矣全素曰遠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居宣陽爲戶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旣同詣其家二吏不肯上階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曰姨夫曰何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惱人全素旣憾其不應又目爲鬼神意頗忿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力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

拔髮噴水呼喚良久方寤全素既言情不得下
堦問二吏吏曰固然君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
而人不聞籠燈行掌誠以駭之曰然則何以
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睡塗人中門門
內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
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手以塗堂門繼
畢滿堂久伸促去食器遂入寢二吏曰君入去
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搖動則魘不寤

矣全素依其言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
歸宿何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
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爲熟夢何足遽信又寢又
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乃令遽剪
焚之火絕則千緡宛然在地矣二吏曰錢數多
固某不能勝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盡舉
請負以致寄之全素初以爲難試以兩手上承
自肩挑之巍巍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

公廟主人者紫衣腰金敕吏受之寄畢二吏曰
君之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爲亦有所見耶今欲
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願也
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人家燈火熒煌嗚嗚而
泣數僧當門誦經香烟滿戶二吏不敢近乃從
堂後簷上計當寢床有抽瓦折椽開一大穴穴
中下視一老人氣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
一吏出懷中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
執之一頭垂于穴中誠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
來當掣繩全素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捧老人
左手掣繩全素遽出之拽於堂前以繩囚縛

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
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乃相與往焉
既到投老人於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
曰咎其聲感人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
無罪責何以咎之二吏曰訝君之問遲也凡人

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樂絲雲霓旌鶴駕
來迎其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
者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其又何以見之此
老人無生天堂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
身未離塵俗但潔其身淨無瑕穢既捨此身只
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
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團撲令彼婦人何以
能產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才如拳

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子城
大勝業坊西南下東迴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
其家復有燈火言語切切沙門三人當窗誦入
陽經此因吉來不敢逼僧直上堦見堂門斜掩
一吏執老人投于堂中才似到床新子已啼矣
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永興里旅舍到
寢房房內尚黑略無所見二吏自後乃推全素
大呼曰吳全素若倒而頭眩者久方定而街

鼓方動姨夫者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
不知覺也乘肩輿憇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
城入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
不足爲榮思速侍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
或驢來脚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來因循之
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似舊日之用意俄
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有成棄之不
可時苟未會躁亦何爲舉此一端可以戒其知
道而不知退者

掠剩使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
五年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
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憇逢武吏躍馬而來
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
之入茶坊垂簾于小室中其徒御散坐簾外元
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褰簾入見實裴璞也驚喜

拜之曰兄去人間復効武職何從吏之赳赳焉
裴曰吾爲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
官曰隴右三川掠剩使耳曰何爲典耶曰吾職
司人剩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裴曰人之轉
貨求丐也命當卽叶忽遇物之簡稀或主人深
顧所得乃踰數外之財卽謂之剩故掠之焉曰
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飲一啄無非前
定况財寶乎陰司所籍其獲有限獲而踰籍陰

吏狀來乃掠之也韋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耶
竊之於懷耶裴曰非也當數而得一有成就
外之財爲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累橫事或買賣
不及常價殊不關身爾始吾之生也常謂商勤
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而不得
也夫覆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
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之與善
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

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
復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岐甚厚而邠甚薄
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耳人生有命時不參
差以道靜觀無復躁競勉之哉璞以公事須入
城中陰冥限數不可違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
揖而上馬元方固請曰濶別多年忽此集會款
言未幾又隔晦明何遽如此璞曰本司解署置
在泝隴間吐蕃將來慮其侵軼當與陰道京尹

共議會盟雖非遠圖聊亦紓患亦粗安邊之計
也戎馬已駕來期不遙事非早謀不可爲倘且
去且去上馬數里遂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
金也悵然而西所歷之獲無差其說彼樂天知
命者蓋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渾騷動朝廷知
之又慮其叛思議和以爲謀宰相莅盟相國崔
公不欲臨境遂爲城下之盟卒如其說也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九

終

圖書集成

五
卷
金

九

天

1041

